



事件观

是时候打起精神应对高温了

□ 陈卓

如今，太阳底下很容易找到新鲜事儿，尤其是气温持续升高的时候。

比如今年，北极圈内最高温度一度升至32.5，有人在格陵兰冰原上穿着短裤打排球。高温下，冰川融化的速度加快，一架1968年坠毁的飞机最近在阿尔卑斯山阿莱奇冰川被发现。刚刚过去的7月，破纪录的高温甚至让英国地铁、火车减速减班，以防轨道因高温变形发生危险。热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我们的生活，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

已经很难统计，这到底是第几个史上最热的夏天。我们只是一遍又一遍震惊于逼近极限的温度，谈论着被太阳烤出来的稀奇景观。面对高温，熬，就是我们的回应。熬过这一年，再准备看下一年奇景再现。

很多习惯了空调房的人，观看太阳下种种光怪陆离的碎片信息，就以为了解高温。必须重申的是，高温是一种气象灾害。它在全球造成的人员死亡比洪水、龙卷风、强风暴加到一起还要多。只是不同于狂风洪水，高温并不是伴着肉眼可见的震撼而来，而是在慢慢的炙烤中给我们带来伤害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在对摧枯拉朽的洪水感到恐惧的同时，用井盖上煎鸡蛋等伎俩去调戏热浪。

说起来，我们甚至在高温热浪天气的预警标准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中国气象局规定，连续3天以上日最高温度超

过35，就达到了高温黄色预警的标准，这样的天气过程也被称为热浪。但世界气象组织将该临界温度设定为32。美国国家天气局、加拿大、以色列等国家气象部门在进行高温预警时，还要综合考虑气温和相对湿度等因素。

但是不管怎么定义，热浪都是人类的一个致命对手。2003年我国南方的罕见高温使中暑人数明显增多，南京市两家医院仅1天收治中暑患者就超过400人。3年后，重庆、川东、湖北西部、陕西南部等地又遭受罕见的持续高温热浪袭击。四川乐山市两家医院在一周时间内救治热病患者6000多名。

2013年我国南方出现了1951年以来最强热浪，有337个县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，有372站次高温突破历史极值。这一年的7月，上海中心城区就有13人因高温中暑死亡。

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铠甲，让我们可以更加坚强地面对很多灾难，高温却是无孔不入的。今年，在因高温而死亡的人员名单上，我们看到南充的一位干农活的老人，西安的一位建筑工人，开封洗碗厂车间的一位女工。

是时候打起精神应对高温了。我们当然应该着眼长远，讨论一些气候变化、环境保护的话题。但是现在，面对正在发生和即将重现的高温，我们应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去打一场硬仗。

2021年8月，中国气象局印发《高温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。方案提出要建精细

化网格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监测业务，将全球高温实况产品分辨率提高至5公里，中国区区域提高至1公里。

这是一个开始。定位准确才能精准预警，面对高温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准确的预报系统。这种准确是指数值的精度。这些年我们的高温气象服务能力不断增强，但仍存在高温监测精度不够、极端或持续性高温事件预见期较短等问题；也是指向公众传达无误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气象部门公布的温度和体感温度有差异，这个差距也应该弥补。

实际上，决定人类体感温度的，除了温度以外，还有太阳照射、风速、空气湿度等等。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的一项标准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指数（WBGT）指数（一个用来评价温度、湿度、太阳辐射热对人的影响的综合温度指标）来反映人体受热程度。有研究称，WBGT超过28，中暑人数会急剧增加，超过31人体将无法排热，应该停止所有户外活动。为了预防中暑，包括美国、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会像天气预报一样发布WBGT值。

今年夏天，湖北气象局开始发布体感温度预报，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也于6月16日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中暑气象等级预报。我们也在尝试用更直观的方法向公众传递天气信息，但如何能让这种传递更有效，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路。

气象数据还不能直接帮我们应敌。它必须在各个层面流动起来，才能激活更多

的力量。2013年7月30日，中国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灾害（高温）Ⅱ级应急响应。根据《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，这是关于高温的最高级别应急响应。是要求包括电力部门、住房城乡建设、水利等部门、建筑、户外施工单位等都加入进来的战斗。

数据显示，今年我们遭遇的是1961年以来第三强高温，仅次于2013年和2017年。广州在不久前启动了气象灾害（高温）Ⅱ级应急响应，江苏、湖北、河南等地也曾启动过不同等级的应急响应。面对大面积高温，更高层级的应急响应是否有助于调动更多力量，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联合发布的《热浪与健康：预警系统开发指南》曾经提出，应制定一个权威机构来协调应对热浪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类似的尝试。最近一个发布高温健康紧急状态的是美国费城的卫生局。在这种紧急状态下，当地包括老龄化公司在内的机构开始行动。不仅加强对无家可归者的日间宣传，还提醒市民检查老年朋友、亲戚和邻居的情况，并建议没有空调的人通过拜访有空调的朋友或亲戚来避暑。市政府将开放各种备用的避暑场所。有研究证明，这样的方式看起来简单，却行之有效。

高温炙烤的是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没有哪个环节可以逃脱热浪的笼罩。面对高温，我们还应该知道的是，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

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户外工作者在何种气温下应该停工等作了明确规定。然而至今，不管气温如何，我们都能看到外卖骑手、快递小哥等在太阳下奔跑。

我们还应该知道的是，从10年前就要求发放的高温津贴，至今仍有人说没有收到。同时，一些地方发放标准多年未变，与不断上涨的物价相比，津贴已难以

满足高温环境劳动工资性补偿的需要。

我们还应该知道的是，疫情常态化防控下，如何为核酸采样员降温，还有待进一步的规定。有些地方让采样员脱下包裹全身的防护服，穿上蓝色的隔离衣。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在全国，尤其是易发高温地区推广，还需讨论和明确。

我们要知道，这些才是面对热浪时我们可以筑起的堤坝。



8月8日，江苏省扬州市，在江都区一处建筑工地上，工人正在洗脸降温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□ 郭玉洁

厨房只有四五平方米。青菜洗净了，在篮子里晾着。灶头炖着肉。在等待汤煮沸的间隙，杨本芬坐在一个矮凳上，伏在一个稍高的凳子上，开始写作。在水池、灶台和冰箱环绕中，这儿再放不下一张桌子了。

方格稿纸上，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家人、乡邻的故事流淌出来。常常才写几行，泪水就模糊了她的双眼。

那一年，母亲去世，杨本芬想，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，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。在不算遥远的那一天，我自己在这世界上的痕迹也将被抹去，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。杨本芬是1940年生人，那时60多岁，外孙女还小，正要她带。

外婆的写作就这样在厨房开始了。如今杨本芬82岁。2020年6月至今，此前毫无写作基础的她连续出版了《秋园》《浮木》《我本芬芳》3本书，写母亲、家乡与婚姻。她的语言直白朴素，就像一片裸露的土地，把一切无遮挡地展现在人眼前。

她写妈妈。在她笔下，母亲叫秋园，靠着一双裹到一半又放开的、不得力的脚，跟着丈夫、带着孩子走过南京、湖南、湖北，在战乱、干旱、饥荒中，挑起一个6口人的家。

子女长大了，秋园总寄钱给女儿之骅。之骅知道母亲卖菜赚钱，要陪着菜坐在拖拉机的拖斗里，很辛苦，每收到钱都要大哭一场。秋园回信时告诉她，母猪怀孕，小猪在母猪肚子里，母猪走路时，肚子一动一动，一摇一摆，摇摇晃晃。我坐在拖拉机上就像坐在母猪肚子里，摇摇晃晃的，所以挺舒服的。

她写乡间邻里。他们多是劳碌一生的人物，许多人没有善终。父亲仁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死于饥饿，去世时那几天天上共死了9人。乡间一位曾偷白菜的阿婆疯了，疯得算斯文，只是遇人就重复“我好饿，给我碗饭吃吧！”很多年后，阿婆成了五保户，不愁吃穿，仍时不时地重复“给我碗饭吃吧”。

她还写了自己。最小的弟弟杨锐因病死在她怀里，她想着弟弟解脱了。父亲把弟弟放在门板上，她看着弟弟如睡着一般，手里纳着鞋底，不伤心，一点也不伤心，又开始为活着努力。

作为长女，她多次外出讨粮，路边小孩朝她丢瓦片，突然跑出的大黑狗样子凶狠，她却还能看到山峦翠绿翠绿，野菊花蓬蓬勃勃开着金黄色小花。12岁，她终于上了学。上学路上，天空蓝得耀眼，植物绿得耀眼。

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她已经抵达了很深的地方，沉浸其中，但对外也有理解和同情。出版人涂涂说。

读完三本书，常觉秋园、之骅（惠才），两代女性的身影重叠。对于婚姻，她们一样懵懂、恐惧、无可奈何。要结婚时，秋园哭了三夜，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哭什么。而结婚时，摆在惠才面前的路，只剩了结婚，结了婚才有可能继续读书或工作。对于生育，她们坚韧、忍耐。生产时，之骅静静地闭着眼睛，头上洒落着黄豆大的汗珠。从此，她成为一个母亲。如同秋园，如同世世代代的女子。

读书的愿望也都贯穿她们人生始终，秋园晚年曾患眼疾，去北京手术后视力方恢复。在等待手术的十七天里，之骅总看到她从书架拿出一本书，手在封面上来回摩挲。

有人说，《秋园》读到最后，又想到开篇1919年那个雨后光着脚丫、把裤管卷得老高、转着圈踩水玩的小女孩。想到原来外婆是这样成为外婆的。

杨本芬的女儿童红曾对媒体说：不通过交谈人们的心灵如何才能靠近呢？我们只能被我们所爱的人影响。她说，

去听

公益广告

安全暑假 谨防溺水

— 珍爱生命 远离危险 —



中国青年报社



图片来自网络